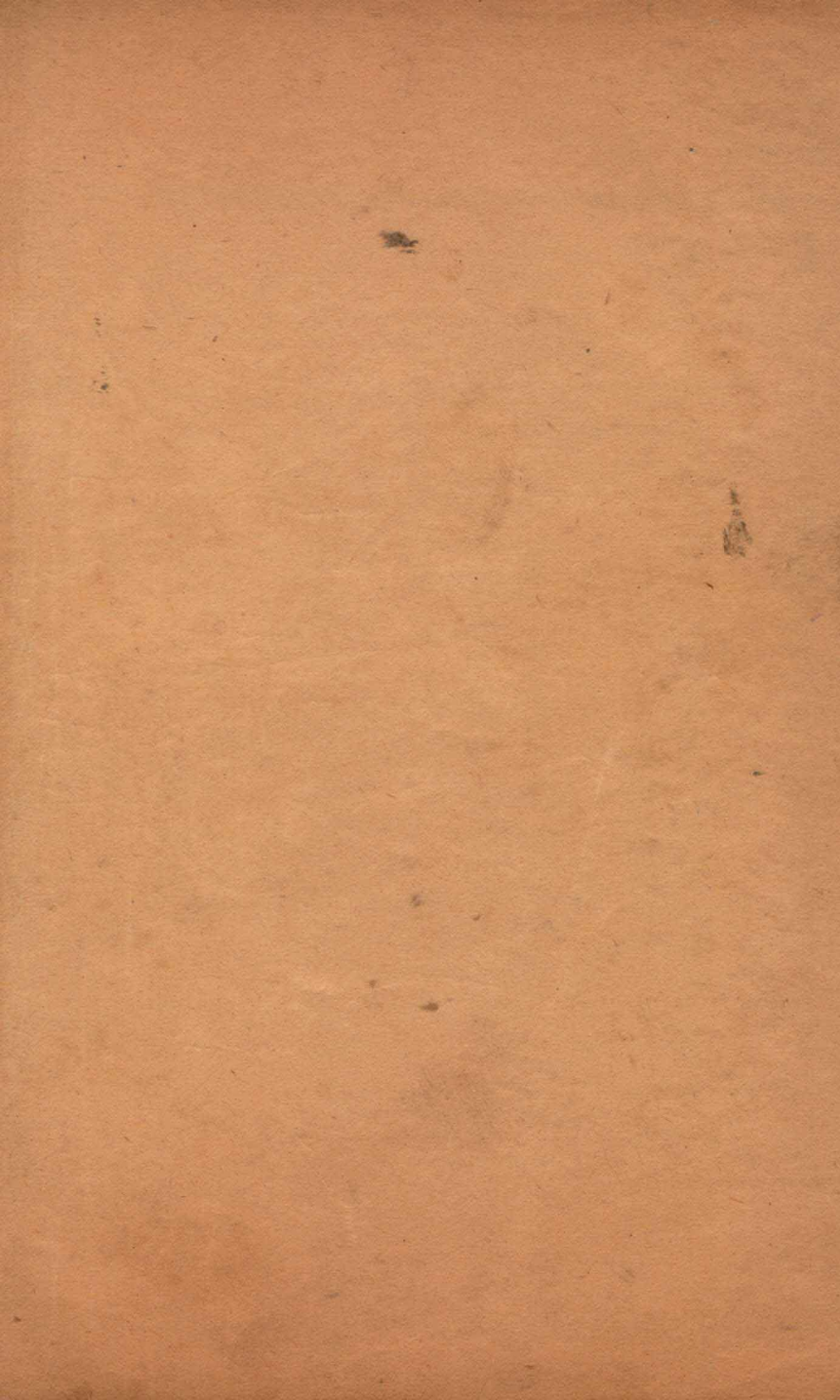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隆按西域諸國之數總提於前至後分叙之
茅坤曰以下指畫甚明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於哀平有五十餘

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東則接漢阮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阮塞也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

葱嶺其山高大多悉生葱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其河有兩原一出

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徧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

反徧音步浪反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

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

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

匈奴師古曰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

土維楨曰自周衰以下總

漢書評註卷九十六 西域

紀中國之取西域其大概如此
盧舜治曰自武帝始通西域之後至明帝遣使天竺佛遂入武中國矣蹟兩漢西域傳于二帝不能不致藏馬隆按武帝開西域之跡所以發其綱以後連次張騫使月氏李廣利伐大宛馬通擊車師王恢趙破奴攻姑師傳介子任文征樓蘭文忠趙德問屬賓鄭吉護鄯善甘延壽陳湯誅郵支馮奉世定勞車出細君以下三公主段會宗以下三臣結焉

漢書言言 卷九十一

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今音鈴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枝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

孫王感將及
 郭欽拒焉者
 李崇保龜茲
 凡以結末張
 騫開西域一
 句所以竟其
 目
 隆按曰匈奴
 不自安曰匈奴
 奴益弱俱根
 服屬匈奴句
 來
 隆按末句總
 括上文引起
 下文
 隆按以下叙
 諸國道里遠
 近凡言去長
 安若干里者
 蓋長安天子
 所居之地論
 外國與本國
 之相去當必
 以長安為準
 兩
 隆按西域諸
 國皆屬都護
 故每云去都
 護治所若干
 里

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
 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
 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
 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婼音而遮反去陽關千八百里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

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音自給也山有鐵

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解也師古音拍解音伴又音陸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

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

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西北至車師千八百

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苑國。師古曰寄於它國也國出玉。多葭葦。檉柳

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

似桐不類桑也。蠹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胡桐亦

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律音丑成反。民隨畜牧

漢書平注 卷九十六上 西域 二 歸來山

陸拾亦因使
候伺匈奴與
上國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
句相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

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

故厥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

國謂諸外國屬漢也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

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

侯恢為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

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

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

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

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

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

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

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間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

陸按後復為
匈奴反間二
句亦與上因
樓蘭候漢使
後過者句相
應

陸按以上叙
所以更名鄯
善之故足篇
首本名樓蘭
句

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
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
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僱糧。送迎漢
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
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
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
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
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
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馳傳詣闕。縣首
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
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祖而遣之。師
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
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
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
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

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師古曰打音烏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

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

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辟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

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

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隘。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打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

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

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

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

隆按接字總
承上三句此
後言接者同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

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

扞彌接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

百勝兵二十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

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駝擊師古曰烏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

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

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

漢書評注 卷九十六上 西域 四 歸業山

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

為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

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

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捷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

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托北與莎車西

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羗氏行國。古師

曰言不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一本國作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

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

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

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

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少穀寄田疏

合同風俗也

隆按治字下疑有闕文後同
劉奉世曰按
牒羌小國最
近陽關去長
安六千里耳
在都護之東
而此渠勒于
閼難兜之類
去長安且萬
里東北行數
十里乃至都
護安得與羌
羌相接必誤

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三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托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蜀賓三百三十里南與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蜀賓

蜀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托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蜀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

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蜀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櫟梓竹漆師古曰櫟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

漢書平注 卷九十一 西域

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而作騎馬形漫面作人

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師古曰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

大如鹽赤色數里搖跳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師古曰珠璣珊瑚虎魄壁流離師古曰

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師古曰

踰於象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象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負師古曰

實非宅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蜀賔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師古曰

割殺漢使師古曰割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師古曰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蜀賔殺其王立陰末赴師古曰

為蜀賔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蜀賔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師古曰

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師古曰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師古曰

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師古曰

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蜀賔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師古曰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師古曰

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師古曰

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今縣度之阨非蜀賔所能越

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

王莽曰分九州四向實根本之論

王維楨曰下屬賈市向著賜之言為不

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

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

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衛反斤候士百

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

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臥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祭點不肯給擁彊漢之

節餒山谷之間乞勺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弃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又歷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

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

反嶸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師古

音宏曰隊亦墮也靡散也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

州莫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底句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

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

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

屬賈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

漢書平注卷九十六上西域六帝葉山房

証云
陸按國臨西
海至近日所
出一段因上
大乃至條支
句遂波及條
支為叙其事
云

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鞞。條支。接師古曰。犁音。鉅行可。連反。又鉅言反。

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餅也。人衆甚多。住

住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安息

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脈竹。北戶。西

王母。日下謂。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

之四荒也。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挑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

黃有類。彫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俗重宴殺。師古曰。重

難也。言其仁。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絕遠。漢使希

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兜。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

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

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

高八九尺。張翅。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錫水。商賈車船行

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

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犂犂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

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

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疆威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

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

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一

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

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

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淖城。師古曰淖音濼。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

百八十二里。四曰肝頓翎侯。師古曰肝音許一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

隆按五胡辰
皆屬大月氏
故附見大月
氏傳

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戍。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

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戍。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干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

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

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

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宣地時。匈奴非亂。五單于並爭。漢

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

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

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

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

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

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

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

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芻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

陸按齊言止此

陸按此傳采用史記
茅坤曰史記獨詳大宛國

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

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

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

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

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

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嚧王。治蘇

嚧城。師古曰嚧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

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瘦。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

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

奧鞞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鞞音居言反。治奧鞞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

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

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

百一十六里。西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六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六里。

本末以指次
武帝踏武窮
兵且惡兼師
也故云

隆按宛王以
愛馬故殺漢
使因失尊中
國之禮迺漢
天子以不得
馬之故連興
十餘萬之師
又豈取夷狄
之道哉二者
皆失之

漢書評註 卷九十一

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
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
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
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張騫始為武帝言之
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
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
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
曰昧音林蔡音干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詣字相與共殺昧
蔡立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
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
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
燒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鬚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
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

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殺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

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不敢留甚也。食讀曰飯。

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

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

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行敦谷。二百

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

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行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

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

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

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

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

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漢書評註卷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

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駝君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

多松栝。師古曰栝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

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很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

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羈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

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

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

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

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

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

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

隆按此下間用史記大宛傳

漢書評註 卷九十六下 西域 一 歸業山房

茅坤曰歌大雅而悲

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旣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飲音。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問

隆按岑陬者一段連叙法

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少夫，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

漢書評注 卷九十六下 西域

王維楨曰望
之議良是
獨恨其不早
耳

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鵠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

可恨可笑
是乃為者
此為之為

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

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師古曰瘦音搜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

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

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粹

主頭罵詈。師古曰粹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李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

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

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

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鞞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轂積居

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嫫。師古曰音了嫫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

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

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

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

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

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

漢書平注 卷九十六下 西域 三 帝集山

隆按時大昆
彌雖乘靡徒
與上星靡代
為大昆彌弱
相顧

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枝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鳩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請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枝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巳兩枝兵此直徙已枝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

隆按末二句
收結上文有
含蓄

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

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劔

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犁還賜爵關

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劔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

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

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

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哀帝元壽二年大

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

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

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

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

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

道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

西域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醜泉縣北有山名温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為名去長安八

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

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

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

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

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郤胡都

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

各二人。郤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

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有鈇。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

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犁。東南

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

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

真德秀曰武
帝悔過之書
其事有四益
民賦一田輪
臺二募因徒
送匈奴使者
三明封侯賞
以報忿四方
帝志感氣壯
時聞厚臣此
請必銳然從
之矣更變知

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

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

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園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

師古曰。益遣騎假司馬為斥侯。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多也。田一

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今之驛馬也。就畜積為本業。益

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使事臣昌。分部行

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侯。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

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

曰三十者。每口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

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

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漢軍破城。食至多

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疆者盡食畜

漢書平注

難延始悔已時帝之齒已六十九雖漢義弗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營益彷彿其遺意云

漢書

卷九十六

五十一

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索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

然尚厮留甚衆。師古曰厮留言其前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

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又漢使者

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

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

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

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

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

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卦諸將貳師

最吉。師古曰遣諸將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

皆反繆。於卦中貳師最吉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

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失一能音耐

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悲痛常在朕心。今請

虜略并自離散也。

隆按此數句
正其悔過自
新處

隆按常惠斬
姑翼事詳本
傳

遠田輪臺欲起亭燧師古曰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

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

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

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糞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糞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

馬亭有牝馬師古曰此說非也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郡國二千石各上

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

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

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

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

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

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

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

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

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

漢書平注 卷九十六下 西域 六 歸葉山房

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

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負渠城。師古曰負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

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

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

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

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

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

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

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盪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

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

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

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

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

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

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

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

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

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

曰道讀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

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

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

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

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

犂范明友前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遠將

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

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

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

校尉司馬意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師古曰意音許史反至秋收穀吉意

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

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

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

車師

二萬餘人

是動大軍

以征之牛刀

小試也

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師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師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枝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

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

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責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

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

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

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為拉置。師古曰拉者支拉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拉於已故心不便也心不便也。地又頗與

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

以牛羊賂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

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

音頻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因急怨欽。東守玉門

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

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

先至待之逢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

見即受取也

隆按曰受之
曰不當得受
曰逢受意林
相貫

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芟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漢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

隆按最凡國一段總西域傳一束不數語而武帝以後百年制戎羌之略該括無遺矣

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繫單于咸立。師古曰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廼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劉胡子。鄧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字本作劉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

隆按此替先叙武帝窮兵修政以致賦繁而盜起而

後漢著西域且曰威德在
我無取於彼則其不足之意已隱然於
言表末復波及建武以來一段斯得取
夷之道又班氏尊時意也

唐順之曰此
議論中叙事

黃震曰班氏
之贊是也武

帝通西域其
說謂絕匈奴

之援西域諸
國皆小邑或

不滿百戶實
不能與匈奴

相連退
茅坤曰武帝
雄心摹寫殆

盡
茅坤曰漢之
不為亡秦者
幸耳

珠崖七郡。師古曰瑋音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師古曰聞天馬蒲陶。則通

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瑋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

兩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鉅象師子猛犬

大羣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

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落以隨珠和璧。

師古曰落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辰辰如小屏

與絡同。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辰辰如小屏

形襲重衣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行魚龍角

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

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

俞之樂。漫行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

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

黃龍。八丈出水。激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

音踰。陽音徒浪。反行音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

度不足。廼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
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阮。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

丘睿曰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威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國所謂得之不為益乘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真知言哉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雨雷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黃震曰班氏以外戚列傳漢氏外戚之禍慘於匈奴元皇后別為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隆按此叙仍史記原文揭一命字立論以後段段暗

漢書評註卷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功也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而啓也而桀之放也用妹喜師古曰妹喜於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妹喜死於南巢殷之興也以有娥及有豷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湯妃也美野紂師倒戈不為之戰武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之於小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太任文王之母太姒武王之母也祖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周之興也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褒姒申后而致犬戎舉烽火而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師古曰釐降二女于媯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也以二女妻之舜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此何以書譏也何女以成其德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好而移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

隆按漢興以後
下班氏紀于
宮爵位綴云
叙之尾云

隆按如淳注
及黜傳亦曰
諸侯相秩真
二千石月得
百五十斛而
百官表乃無
此秋此不可
曉

漢書言言 卷九十七上

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

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子之妃以後為稱

取象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七祿良善也

也長使少使至武帝制使仔姪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使言接幸於上

主供使者貌也俗俗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而元帝加昭儀

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凡十四等云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

諸侯王使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

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

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

四百四十石上造第十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爵也充依視千石

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度長師古曰右度長第十一爵

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公乘師古曰公乘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

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不絮也共讀曰恭言

善者其可安象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反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

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司馬門之外。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善父音甫。師古曰單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

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

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

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闕東。日夜啼泣。欲立

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

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

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

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

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隨使告女。師古曰女

下皆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

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

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

隆按呂皇后張皇史記與外戚世家而輻轆之隆按先提太子為人仁弱為下文趙王王哭戚夫人張本提呂后為人剛毅為下文趙王殺戚夫人張本

隆按呂后殺戚夫人趙王此序所謂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暗與命字相應

盧辯治曰讀呂后傳嘗怪

外戚

其鴆趙王如
人矣及其被
于霸上也過
杖道見蒼狗
撒其厥因病
厥而崩五行
志以為天禍
子則曰此殆
人禍歟
李德裕曰楊
子雲美辟彊
之覺陳平非
也若以童子
廣敏善揣呂
氏之情奇之
可也若以反
道合權以安
社稷不其存
哉殺兵產祿
幾危劉氏皆
因辟彊啓之
向使留侯而
在必為戮矣
隆按其哭地
哀與上哭而
泣不下相應
梁潛曰高帝

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使居鞠域中。師

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

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

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

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

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

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

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

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

曰恭讀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

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

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

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

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焉戲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剛明有所未盡者牽於糟糠之愛而忽滅宗之禍乃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執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廼自知非皇。本所后。師古曰名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

卷之二十七 外戚 三 帝業山房

無子即叙所
謂既離合矣
或不能成子
姓也亦暗應
一命字
王維楨曰然
而無益也句
叙事有斷語
冷而有味
隆按薄姬以
下五傳本史
記文而益損
之
隆按此兩美
人者故相與
以起漢王之
問此正不相
忘處
又按相生天
子夢龍據胸
皆暗應叙中
命字而以希
見故得出從
代而不見幾
于呂后亦不
可謂非命也
此史記微旨
當于言外得

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背。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故特自起陵近文帝。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

凌迪知曰迎
立代王乃以
薄氏仁善故
即上殷之興
以有娥一段
意
茅坤曰叙次
曲而纖悉
隆按王后生
四男更病死
是序所謂成
子姓矣而不
能要其終亦
暗應一命字

隆按少君脫
岸崩之厄又
卜數日當為
侯亦暗應叙
中命字
又按開皇后
家在觀津與
上其家不知
處相顧
徐中行曰早
建太子教養

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和。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
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官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

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

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

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

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

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和之

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和置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

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

岸崩。盡壓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

師古曰從其主家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

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音樹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

我乃去。師古曰乞沐沐訖又飯食之也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

外戚

外戚雖有所
懲實為國家
不易之法

隆按無寵見
廢語在王皇
后傳

法言言言卷九十一

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

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

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

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

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

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

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

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

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

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

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

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

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

隆按卜筮當
貴夢日入懷
俱暗應命字

又按是時以
下一段波及
栗姬

呂祖謙曰利
之所激深宮
之女皆儀秦
也
茅坤曰即昔
驪姬故智
隆按後女弟
兒狗亦復入
應上兩女當
貴句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

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

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

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

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封皇后兄

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狗亦復入。師古曰：狗音許。于生四男。反諸婦人之名字。兒狗蚤卒。四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齊清河哀王、乘長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

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外戚傳

茅坤曰三嫁之家而更相無古以來所侯古又曰無之事又曰平原君母后之外家也以得從田氏而附葬長陵亦古以來所無之事隆按初皇太后一段本楷先生文補入了金王孫生一女紫茅坤曰此一段不如史記之詳而馮咽

隆按史記附陳皇后始末于衛皇后傳中班史為立一傳是又按十餘年而無子亦應既謹合矣不能成于姓句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俗而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臧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

漢書 卷九十七 五 掃音山房

盧舜治曰后
閏司馬相如
工為文奉黃
金百斤為相
如文君取酒
而相如獻后
長門賦以悟
主上后復得
幸此亦可以
補傳之後
隆按號字根
微字來

隆按史氏子
青去病封侯
處曰有功曰
亦以軍功見
其封不以椒
房故云

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師古曰齊歌曰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拔霸

謳音一侯反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還過平陽主。主見所倚美人。師古曰

也。倚音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師古曰高主

侍帝權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

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循之強飯勉之。卽貴。願無

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

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

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

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

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

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鈞

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鈞

茅坤曰子夫
 本屬平陽主
 家詭者及子
 夫貴立為皇
 后而子夫弟
 青迺得尚平
 陽主此古今
 來所無之事
 也漢朝婚姻
 無法度如此
 隆按青尚平
 陽主史記載
 是時平陽主
 寡居一段詳
 甚
 隆按史記附
 李夫人于衛
 皇后傳之尾
 僅數語爾
 王禕曰追尊
 李夫人使配
 食此霍光不
 學之過
 茅坤曰霍光
 稱重器何於
 帝之崩猶為
 曲媚如此

漢書 卷九十七上

弋夫人更幸。也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

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

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

南桐柏。師古曰瘞。瘞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

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

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

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

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

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

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

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師古曰媵與情。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曰將第但也。將

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

隆按史記封禪書云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寤鬼之貌今班史以此說置李夫人傳中則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矣蓋漢書誤爾
王世貞曰漢武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二言精絕

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師古曰轉面而嚮裏也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

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

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

顏色非故。必畏惡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

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

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

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生又出而徐步又不

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

曰姍姍行貌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

娟以修嫋兮。師古曰嫋美也連娟纖弱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飾新宮以

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

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

身處墳墓而隱翳秋氣慄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鬱鬱以下皆言夫人

也脩長也陽明也神煒煒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

美書平注 卷九十七上 外戚 七 歸葉山房

茅坤曰讀詩
賦亦絕古今
者之作

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
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華故痛惜之
音扶元反
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

之相羊羊音義孟康曰也
春華含英數散以行風也
師古曰然威美雖在風
的容與以猗靡兮縹緲姚序愈

莊中繚姚愈益端嚴也
師古曰然威美雖在風
反相音襄
函菱扶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

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
師古曰心逐者帝自

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
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
師古曰言絕接狎之

也芒芒無忽遷化而不反兮
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衰回以躊躇

師古曰躊躇足也躑躅
分不覩以日為喻言西征
寢淫敞荒寂兮無音
師古曰荒

心絕也但悼也音丁曷反
亂曰寢淫敞荒寂兮無音
師古曰荒

嫉妬闖茸將安程兮
關茸衆賤之稱也
關音吐職反
弟夫音人勇反
方時隆盛

年天傷兮韻音古曰傷合也
關茸衆賤之稱也
關音吐職反
弟夫音人勇反
方時隆盛

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交集覆面下也
師古曰沫晉說也
悲愁於邑喧不可

止兮泣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知自已是虛其應
孀妍太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被歛歛不見帝哀其子小

知自已是虛其應
孀妍太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被歛歛不見帝哀其子小

知自已是虛其應
孀妍太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被歛歛不見帝哀其子小

知自已是虛其應
孀妍太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被歛歛不見帝哀其子小

隆按史記褚少孫傳鉞戈獨詳武帝諱責一節又按望氣者言與手即時伸皆暗應命字司馬光曰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鉞戈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冥嫖冥猶嫖妍也師慟慟不言倚所持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師古曰慟慟哀愴之意也慟音劉慟音仁者不誓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既往不來申以信此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鉞戈趙使仔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

西拳夫人進為使仔居鉞戈宮師古曰黃圖鉞戈宮在城外大有寵太始三年

生昭帝號鉞戈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鉞戈亦然廼

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

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鉞戈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

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顯恣亂國家

猶與久之師古曰與鉞戈使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謹以憂死因葬雲陽師古曰

宮南今土俗讀曰豫後上疾病乃立鉞戈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

漢書平主卷九十一外戚

茅坤曰不如
史記原文甚
悉可為悲涕

胡寅曰鈞弋
夫人不聞其
過以預防淫
亂而殺之過
矣

茅坤曰漢書
閏閏之法如
此即平陽公
主之私董偃
故事也

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鈞弋。使仔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

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

力。遷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

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

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太僕。桀為左

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

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

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上客也外人其名也

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

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

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臣父時得入

隆按年甫六
歲應上尚幼

和言光不許
又言之帝之
又許

隆按連書不
聽不許見光
執正而桀等
謀殺所由起
云

茅坤曰康字
當作康字讀

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使。仔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婢妾也侍御則兼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暮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寢恚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糜之狗。當顧菟耶。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

外戚

帝業山房

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

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

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

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絀。多其帶。服虔曰窮絀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

日使令所使之人也絀古務字也窮絀即今之緹襦袴也令音力征反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

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

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

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

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

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兄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

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

劉敞曰元帝
尊上宮為太
皇太后宣字
誤

隆按王夫人
傳叙求外祖
母王媪一節
摹寫母子相
失相隨之狀
如見

茅坤曰序王
媪做時不厭
零碎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無號位皆

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

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

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

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廼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

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予我翁須自養

長之媪為翁須作練單衣師古曰練即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

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

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

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

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廬奴東北三十里媪與廼始之柳宿見翁

外戚

帝樂山房

隆按求錢用
隨求錢欲隨
無錢用隨三
隨字意脉相
貫

隆按辭皆驗
悼后母明白
與上似類而
非是句相顧

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遂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寢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庚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

隆按卜相當
大貴暗應序
中命字

隆按曰公卿
心儀則霍氏
謀立后可知
曰大臣知指

它郎峯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後欲就宮者聽之後

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

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筐緘封師古曰殿中廬禁所止宿廬舍在廣漢索不得它

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純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

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

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

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

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

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有言字聞許嗇

夫有女廼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

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

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

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

晉灼曰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

儀向也

外戚

十一 帝業山房

則宣帝不得
明言之情已
見且既立矣
而光猶謂后
父不宜君國
至成餘而始
封為君噫此
豈宣帝心哉
史氏謂霍氏
禍萌驂乘乎
獨以為立后
一節霍氏禍
根也他日試
后之事光雖
不前知亦焉
得辭其罪哉

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也。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人乃行入宮也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闕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少女成君。欲竒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衍曰。何謂耶。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之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舟曰光題其奏也師古

隆按追提許
后事與霍后
比並形容史
氏蓋深惜之

茅坤曰后之
陰賊乃如此

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滔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為音于偽反治入官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榮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王維禎曰。叙立王后止。以謹慎無子故。卒無寵。隆按所當適。輒死亦暗應。叙中命字。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瑩兆而

別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勲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請曰。費。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漢書評註卷九十七上終

漢書評註卷九十七上終 外戚

海言言言

卷九十七上

十三

抄書山房

漢書評註卷九十七下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項侯棻。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

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

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

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

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又失之。初后父嘉。自元

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

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位。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

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

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之。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也。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

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祭。師古曰祭古累字。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

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

凌稚隆曰。別有傳不詳。乃獨叙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蓋莽所以篡漢者。以此故特揭而言之。

按兩次失之。應序中不能成子。姓句且伏。後上無繼嗣案。

真德秀曰許
后所上書輕
揚浮躁宜其
致禍
茅坤曰予覽
許后文詞燥
然然其謙約
守節之義鮮
矣特谷永輩
以天變日蝕
奏之后宮一
節蓋出于畏
王氏之權而
移之后宮抑
不思王鳳以
下獨非椒房
之近幸乎語
所謂免之避
鷹於其首不
於其肘也

茅坤曰窄見

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誇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誇與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妾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族言在外也。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也言二帝奢侈。儉不同。豈相放。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置一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

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

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

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

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

師古曰官吏伎佞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

操人。

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

況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

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

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

內邪若不私府

小取將安所仰乎。

師古曰內邪言內中邪語辭也。

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

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

師古曰補澆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左右多

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

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

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

若私府有所取也。

師古曰若謂如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

師古曰萌牙言其初。

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

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

師古曰發取妄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後之衣服自當如舊也。

命端遇竟寧前。

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

師古曰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

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

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

蘇林曰宣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

師古曰多於梁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

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侯自見索言之。

師古曰以文書陳之不可勝盡。

外戚

歸葉山房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隆按以陰侵
陽句此篇綱
頌

茅坤曰可見
元成時絕不
知王氏之權
移漢祚也谷
永張禹孔光
輩之罪通天
矣

曰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

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

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

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

諸侯拘迫漢制。救相執持之也。師古曰救州救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

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衷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上官

博陵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

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

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

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

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

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

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

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

隆按斯昭陰
威句結應陰
侵陽句

隆按以上采
向永之言暗
指許后以下
方入所報之
事

隆按何戴侯
也向以后疏

斯昭陰威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咷音桃。解並在谷。

永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

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

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

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頡僮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

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曰。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索先

各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在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

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

有雉雉。師古曰。彤。音古。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師古曰。解。並。師古曰。解。並。師古曰。解。並。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

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音。于。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食血。何戴侯也。傳。

也向以后疏

有戴侯敬侯
皆得蒙恩句
故云

真德秀曰劉
向上列女傳
雖為女寵發
然指陳王氏
之禍尤深切
成帝知損許
后之奢而不
知抑王氏之
借豈善聽言
者耶詔辭深
厚爾雅度非
飲水輩不能
為

漢書評註 卷九十七下 三

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

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遺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

焉。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

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閭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

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

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皇太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

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師古曰以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

后所居也。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養名顯行。

朝謁之禮也。師古曰謹詳眾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皇后深惟母

以息眾讜。議也音許元反。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

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

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諱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

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親屬

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

隆按數通言
記與前聰慧
善史書相應

王整曰使仔
解同輩數語
緝有鷄鳴婦
人之風

隆按使仔豈
不知平進而
得幸而因之
奪寵也耶蓋

定宮。師古曰三輔皇圖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

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

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且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

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

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

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感亂也謾媒汗也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

自殺。葬延陵交道廡西。

孝成班使仔。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為

使仔。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二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數月。失

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使仔同輦。載使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

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使仔。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不食禽獸之內使仔誦詩。及窈窕德象女

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

是詩篇。蓋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使仔進侍者李平。

平得幸。立為使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使仔也。其

外戚

其退處之心
自見龍時已
然矣不待趙
氏驕妬始自
危而求共養
于長信也
盧辨治曰使
仔漢室一士
女也讀其辨
証數語温厚
和平言之者
無罪聽之者
不憎使移其
語於戾太子
何至于有江
充正盡之禍
耶
茅坤曰賦之
藻思當勝相
如

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
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
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
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
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
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
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
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象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象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
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晏
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哀褒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
曰書云北維之晨惟家哀褒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
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褒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
也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
王之母也女虞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任文王之母也女妻
女音尼據反留華色落也蓄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服虔
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服虔
館名也生于此館皆失之也師宣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
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離遭也

移光兮遂晚莫而昧幽師古曰讀曰暮一曰暗同又音烏感反莫猶被覆載之厚德兮

不廢損於罪邶師古曰言主上之思比於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未流謂思顧之末也

也師古曰流謂等列也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酒音灑掃音先居容反願

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重曰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

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閭局師古曰局短關也音工榮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

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冷

冷師古曰櫳疏檻也落音臺萋音妻感帷裳兮發紅羅師古曰發紅羅絳兮紉素聲師古曰動發帷裳羅綺也

于賄反師古曰絳音蔡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覩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履暴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暴履下飾也言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

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難覩狀若雲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衣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

康曰羽觴爵也師古曰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鴻曰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

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高當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

成帝崩使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師古曰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夫至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

官碑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

莽坤曰趙后
怙寵弄權濁
亂中宮甚且
妬絕後嗣罪
案如山而漢
書所載詳而
不啻假令子
長為之當必
蓋然若水壺
秋水眉髮可
數也
陸探三日不
死亦舍序中
命字意
隆按帝之封
長以長得太
后指故而實
非以前白罷
昌陵功故班
史下一追字
無限委婉
王維楨曰極
叙昭陽舍富
麗形容絕幸
昭儀意
隆按卒皆無
子應叙中不
能成子姓句
且伏後殺許
美人及曹宮

安者以別甘泉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
等諸宮省也
阿平原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
之縣也
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
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
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以長前白
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
庭彫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
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
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塗以金塗銅上白玉階師古曰階所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也沓音完合反白玉階由升殿陸也
飾之服度曰缸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
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自後宮未嘗有焉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
玉缸音工流俗謂之音江非也
卒終也
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
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
曰贊謂延昏夜平善鄉晨傳綉轂應劭曰傳著也師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拜之文

所產子案
著坤曰成帝
暴崩必以多
怒故趙昭儀
焉得有死
之事語所謂
高非分之福
必蒙無辜之
災是也
唐順之曰飛
燕之惡具之
司隸奏中

陸按知是何
等兒也與誰
兒也相應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眾謹諱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操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嚴。官婢曹曉。道房張奔。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中。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緋方底。師古曰緋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威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宮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

隆按我兒男
也與母問男
女相應

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

夜漏上五刻持兒與婢會東郊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

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弃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

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

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蹠書晉灼曰赫音兄弟闕牆之闕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

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汝偉能即宮官讀書已

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汝無過師古曰言我知寧自殺

耶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縵死晉灼曰縵音縵縛之

去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弃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弃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

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

襄子其十一月乳謂產子也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

謂產子也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

天地間字

有如皇皇

帝自發

多絕宗在

身食只叔

氏一女子身

乃成絕種

於漢心無

他勢乃往

株株大臣

老青或氣

不福故有

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

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耶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

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怒也懟音

直類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

反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

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

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

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

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

昭儀在須臾開戶嗾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

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

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嬖公孫

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嬖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倉未大歛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

外戚

如星之奇
報天子

謂不信

居心古

已往

王維橫曰先
着皆在赦令
前一句而下
再愿舉所不
得赦者明昭
儀不當泥此
例也

茅坤曰耿育
之疏雖非正
論却于朝廷
有裨

等賜子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
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

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

自以無子故無所願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

欲與武共言之。大臣栗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

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

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救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

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

郡。今昭儀所犯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

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

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

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

唐順之曰強詞

若朕育之

皇家不海

非矣探其

事之有無

耳具方其

事危初非

也破毒愛

凌約言曰東

萊謂欲育此

疏知體僅有

衆廣將順以

下戲語耳若

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善反。廼。反覆枝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開宴之私也。誣污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考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宜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顯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

後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外戚

陸按願得趙
太后力應前
私昭儀句

陸按求援重
諛作結與篇
首號曰飛燕
相應

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
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
恩接遇之一曰恩
謂衛其立。哀帝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
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諄天
犯祖。師古曰：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徙居
不母罪之也。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謁也。失婦道。無
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讐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
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
園。是日自殺。凡六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
之貌也。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
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鍍也。師古曰：鍍
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憚。昭
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使仔。甚有寵。為
人有材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
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
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

隆按持下傳
太后躬自養
視向伏後至
太子家案

又按昭遺趙
昭儀此指傳
太后有材器
處上亦自器
之應前尤愛
于上向

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

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

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

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為恭皇太后。丁

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

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

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

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

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

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

傳太后

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

師古曰中讀曰仲。

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

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

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

信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

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

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陸按丁傳以一二年間一
既於敘事中
着議論作斷
案為下文有
司舉奏丁傳
罪惡向而先
為之洗刷云

茅坤曰莽惡
如此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早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

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道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

外戚

帝業山房

王禕曰時有
燕數十銜土
投丁姬穿中
哀帝尊寵丁
傅踰禮遇制
固當裁定然
莽以私意為
之遂至逆天
理而失人心
燕之銜土甚
類臨江王志
壺之動氣也
王維楨曰獨
載師丹數語
以其言卒驗
云
茅坤曰貴之

復其故。師古曰復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備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師古曰以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謂塚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傳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為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

隆按將叙猛獸之變昭儀慙于使仔故先下馮使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句以表其忠之獨異云

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禮以其妃配也應劭曰若生於左而並食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使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使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使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使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使仔男立為信都王尊使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

隆按素常怒馮太后與上傅昭儀等皆慚句相應

茅坤曰誣服之詞

隆按熊之上殿二句即立所為受傅太后指

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暨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暨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曰刺

治謂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迺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微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弃。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

王維楨曰以帝為成帝後一段是下文所謂隔絕衛氏事
茅坤曰莽不思本外家子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宣帝使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使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卿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故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高音厯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諄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命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富無疆。

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

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

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積謂積積之若今之襪為也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綬所繫璽音弟登車稱警蹕。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

王莽曰文約而中尺度矣
吳京曰謙則致福而保位全家盈則致禍而夷滅放流此贊之大致也
呂祖謙曰班

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也。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鑿往問之。師古曰祿威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後大怒。祿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

固論外戚之
成敗深切著
明然謂許史
不敵繼志亦
誣矣殺蓋寬
饒害蕭望之
皆是物也縱
恣有大於此
者乎

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漢書評註卷九十七下終